



# 白色群像

肖以默 著

PRODUCER\_JIN LIHONG / UUQI / NINGMIGUO

CHIEF EDITOR\_SUSAN THE LADY NO / CONTRIBUTING EDITOR\_HENHEN [ FROM CASTOR ]

VISION ART\_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COVER ART\_ADAM X MINT G [ FROM CASTOR ]

TYPESET ART\_FREDERIC GIBEL [ FROM CASTOR ] | ILLUSTRATION\_WANGHUAN [ FROM CASTOR ]

MEDIA COORDINATION\_ZHENGJUN | PRINTING MANAGER\_ZHANG ZHJIE

INTERNET SUPPORT\_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www.zuibook.com](http://www.zuibook.com) [www.zuibook.com/bbs](http://www.zuibook.com/bbs)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色群像 / 肖以默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54-4105-8

I. 白…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682号

# 白色群像

肖以默著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郭敬明

项目统筹：阿 亮 痕 痕

责任编辑：苏姗姗 痕 痕

助理编辑：庄 宁

装帧设计：柯艾文化

媒体运营：赵 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01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3.25

版次：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8千字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 白色群像

肖以默

著

PRODUCER\_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_SUSAN ZHUANG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_HENHEN [ FROM CASTOR ]

VISION ART\_SHANGHAI CASTOR | CA@ZUIBOOK.COM | COVER ART\_ADAM X MINT G [ FROM CASTOR ]

TYPESET ART\_ALICE I FREDIE I RJOBIM [ FROM CASTOR ] / ILLUSTRATION\_WANGHUAN [ FROM CASTOR ]

MEDIA COORDINATOR\_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_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_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 献 给 小 狮 子



## 目录

007	人格失真
026	「无福带 I」
029	漏酸的雨伞
042	「无福带 II」
045	未熟者
065	再念
083	禁止倒带
101	幻真
123	白色群像
145	血国
174	「无福带 III」
177	恶魔的安可

跨过灰色的原野，坠入碧绿的日子。

死亡是乘上孤寂的火车滑向一个甜蜜的国度。

是无数纯白的羽毛遮挡了视线。

是一个人生活在火柴盒里。

死亡是少年施展的古老魔法。

晶莹剔透的玻璃瓶盛满年轻的死亡。

晃一晃波光粼粼，香味扑鼻。

## 人格失真

城市的灯光仿佛夜空中璀璨的星河，不免使人产生空间颠倒的错觉。

少顷，积蓄了一整天的雨水终于稀稀拉拉地落了下来，11月的冷雨砭打着两人的脸颊。

深夜降临，人类仿佛拥有依靠黑暗而成为怪物的特殊体质。每到这个时候，白天西装楚楚的工薪族、装模作样的公务员、打扮时髦的小青年，等等，似乎都被某种无形的魔法改变了本来的性格，在灯红酒绿的夜晚以完全不同于白天的形象出现在彼此面前。

从街边狭小喧闹的饭馆里、霓虹闪烁的迪厅里、人际混杂的酒吧里，不时闪出一些处于极度亢奋或是头晕目眩中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弯着腰在呕吐，有的吵着商量下一个要去的场所。第三中学的张老师也在这些人之中，他常常下了课独自喝酒到 11 点多才回家。

酒精刺激着他的大脑皮层，他醉醺醺地钻进地下通道，朝地铁口走去。

地下通道里寂静无声，脏兮兮的墙壁上涂抹着各种奇怪的图形以及不堪入目的词语，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边一动不动，白色的灯光让人产生一种坠入

梦境的感觉。

这当儿，张老师忽然觉得背后响起了脚步声，他没有多想，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奇怪的是，声音似乎时有时无，其间断开的频率也在渐渐加快，从开始的四步一停变成了两步一停，最后几乎是走一下停一下，然而发出这动静的那个人却一直紧跟在他身后。

他忍不住回过头，眼前是一条长长的地下走廊，乞丐仍旧一动不动地睡在那里。

“今天喝太多了。”他自嘲般地解释道，接着转动肥胖的身体。

此刻，他面前竟站着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从校服看出是自己学校的学生。

“吓了我一跳……你是三中的吧，这么晚在这里干什么？”

他口齿不清地问，那个孩子并未作出回答。

“说话啊，你是哪班的？这个时间还在外面瞎游荡！”他马上摆起老师的架子。

“张老师不也是吗？”那个孩子开口了，声音像是从信号微弱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

“你说什么？”

“您这么晚怎么还不回家呢？”

“混账，现在在说你的问题，你倒反过来教训老师吗！”他带着醉意喊道。

“因为对妻子感到厌倦，所以每天故意喝酒喝到这么晚才回家吧。”那个声音说着，地下通道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老师和妻子的婚姻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吗？”

言罢，世界陷入一片漆黑，眼睛再次适应周围的光线以后，他发现自己和那个学生已经不在刚才的地下通道里了。这是一片荒凉的工地，身旁是一座盖到一半的大楼。

“这是哪儿？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猛地清醒过来，感到一阵如潮的恐惧。

“我是您的学生呀，有一道问题想要请教您。”

话音未落，头顶传来“嘎啦啦”的声音，不知何时一块黑黢黢的水泥块挡住了苍凉的月光，沉甸甸的水泥块被一架起重机吊着，体积似乎变得越来越巨大。然而，没等张老师将目光移回地面，他便感到一下强烈的疼痛，一股红色的液体飞溅在他的脸上。

仅仅花了零点几秒的工夫他就意识到那是自己的血。他的胳膊由于某种怪力自行断裂开了，白色的骨头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刺眼。他企图逃走，可是发现根本动弹不得。

那个声音丝毫没有理会对方的惨叫：“水泥块每秒钟增大十五立方米，您的血每秒钟流掉三十毫升。请问，究竟是水泥块由于超重先掉下来砸死您，还是您先死于失血过多呢？”

说完，张老师的另一只胳膊也如同脆弱的树枝一样折断了，鲜血如泉涌一般喷将出来。

“您不是数学老师吗？这样的问题对您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课本上不是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吗？例如同时在一个水池注水和放水……哎呀，我的头又痛起来了。”

“求求你……我不想死……我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他哭着央求道。

“可老师一见到我便一本正经地想要教训我呢，老师并没认为自己正在犯着和我同样的错误，因为是大人，因为是老师，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那样说话。”声音比刚刚更加清晰了，“虽然老师说没有伤害过我，但是老师常常对成绩不好的学生说‘你这种笨蛋今后能干什么’之类的话，老师也喜欢把家庭的不愉快发泄在课堂和学生身上，老师常常包庇自己喜欢的学生，对那些看不顺眼的就只有冷嘲热讽……”

没有回答，剩下的只有呻吟和令人不快的汨汨声。

“看来老师答不出我的问题。很遗憾，这次测验，老师得了零分。”

“不……不……不……”

“请您到地狱去参加补考吧。”

“……首先发现尸体的是一个无业人员，据称他当时正在出事地点露宿。初步判定死因为突发性心肌梗塞，这是两个月以来第五位在公共场所死亡的第三中学教师，不得不引起强烈的关注。警方目前尚无法证实这五位被害人中的任何一位属于非正常死亡……”

关掉电视，申之森穿上西装外套，又仔细擦了擦心爱的黑框眼镜。客厅整洁得压根儿不像年轻独身男子的房间，餐桌上和茶几上都放着一盘黄色的柠檬，每盘中有一个柠檬被切成了两半，所以整个屋子弥漫着淡淡的香气。电视柜里放着几台游戏机，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主人的其他兴趣。

拿起皮包，锁好大门，凑巧碰到住在隔壁的曹老师在等电梯，她主动和同事打了声招呼。

“早上好。”申之森微笑着回应道。

“今天要坐地铁，车子让朋友借去了。”

“那一起吧，不过我要先去‘7-11’买点东西。”他说。

“没关系，啊……如果没吃早餐的话，我这里还有个三明治。”

说着她边走进电梯边在包里乱翻起来。

“不好意思。”因为很难拒绝，申之森有点尴尬地接过三明治。

两人一起朝地铁站走去，申之森很快吃完了三明治，将包装纸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

“听说昨晚初二年级教数学的张老师……”曹老师小心翼翼地说。

“嗯，最近曹老师也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太晚回家。”

“好的，谢谢……”她难掩喜悦地说，尽管对方的口气平淡得并没有特别的含义。

曹老师和申之森是第三中学的教员，两人在一间办公室上班。申之森是教物理的，曹老师是教语文的，自从第一次见到申之森，她便和别的女老师一样对他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当发现他竟然住自己单身宿舍隔壁的时候，更是暗暗激动了好半天。

据了解，申之森今年二十六岁，独身，家庭背景不详，即使经常戴着一

副普普通通的黑框眼镜也能被称为非常英俊的男人。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柠檬，说话不紧不慢又不失温暖，诸如此类的因素使他成为异性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第一节就有课吗？”到了学校以后，曹老师问拿着书本准备去上课的申之森。

“是啊，待会儿见。”说完申之森闪出了办公室。

初二（4）班在教学楼的四层，申之森爬上一层楼梯来到教室的门口。

离上课时间还差五分钟，他推开门，班里的学生立即安静下来。

“陈祥，把数学作业还给张涛，”申之森走上讲台微笑着说，“陆波，把英语作业……”

他一口气将所有正在抄作业的学生点了出来。

然而，没有人因此感到吃惊，大家只是习以为常又无可奈何地按照他说的做了。起初以为老师是从哪里偷看的，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后，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师在班里安插了内奸。

“老师，这是报名参加秋季运动会的名单。”班长徐晓薇将一张横格纸放在讲台上。

“辛苦了，这个应该是体育委员的工作吧。”

“他……前两天一直不舒服……”徐晓薇羞怯地说。

不舒服吗？申之森默默思忖着，可是昨天还看到他打球打得不亦乐乎啊。

“好的，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他商量吧。”申之森说。

徐晓薇个头儿矮矮的，圆鼓鼓的脸蛋儿可爱得好像一只小熊，她的额前剪着齐齐的刘海儿，拥一双深黑色眸子。申之森不知道，这个成绩优异的女生平常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接近他的机会。上物理课的时候，她会希望下课铃能晚一些响起；每当他说“中午到办公室来一趟”的时候，她的内心都难以抑制地涌上一股幸福的感觉，分明自己可以处理的小事也要特意跑到办公室。

铃声响起，初秋的阳光洒在申之森柔顺的黑发上，他一边讲课一边捧起书本踱到两行课桌中间。那个叫陆波的男生见状急忙藏起了什么东西，但申之森还是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拜托，老师，还没存盘呢。”他一边恳求一边拿出一台PSP交给了申之森。

话音未落，教室里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几个学生匆匆忙忙地将桌子下面的杂志、漫画和手机通通收起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课本或黑板上。每次见到这种情景，徐晓薇对申之森都油然生出一股敬意，同时暗暗鄙视那些明知故犯的同学。

“放寒假的时候再来拿吧。”申之森对陆波说完，拿着 PSP 慢慢悠悠地回到讲台前。

窗外吹进一股清晨时分微凉的秋风，角柜上的茉莉花散发出淡淡清香。整个校园宛如施了结界一般悄然无息，空无一人的操场活像清理干净的战场，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次厮杀。

## 3

明晃晃的光线从教师食堂的玻璃窗照射进来，申之森独自坐在窗边的一张餐桌前吃着味道不怎么样的饭菜，没吃几口曹老师就端着托盘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了过来。

“可以一起吗？”她拉开椅子问。

“没关系。”申之森抬起头说，镜片反射着阳光，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睛。

“初中真是难带，”曹老师喟叹一声，“申老师的班怎么样？”

“这个年龄的孩子确实有些难应付。”他笑笑。

“那个……是你们班的徐晓薇吧？怎么跑到老师专用的食堂来了。”她盯着门口说。

话音未落，徐晓薇就慌慌张张地走到餐桌前。

“什么事？”曹老师抢先问道。

“申老师，今天放学还开班会吗？”徐晓薇完全没理会语文老师。

“开，简单说一下运动会的事。”他说。

“对了，这是希腊产的柠檬，想送给老师一个。”

说着，她放下柠檬转身快步走掉了。

“现在的学生……”曹老师抱怨道。

然而，申之森并没在意，他拿起那个柠檬仔细闻了闻。

“嗯……”他似乎对这股香味很满意。

曹老师则一脸仰慕地注视着这个英俊男人露出单纯的一面。

“哟，柠檬男，挺有人气嘛。”耳边猛地响起一个年轻男子不拘小节的声音。

食堂里像变魔术一样多出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英俊小伙子，短头发，穿一条牛仔裤和运动T恤，可是除了申之森以外仿佛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阿政，你跑到我学校来干什么？”申之森说道，却并未张嘴。

“真冷淡，连句‘好久不见’都不肯说。”阿政坐在桌子上调侃道。

“是关于最近老师连续死亡的事件吧。”

“貌似是擅长幻术的家伙，被害人的身体都没有发现什么外伤。”阿政搔搔耳垂说，“2205的老家伙们已经下令调查了，我也是调查小组的成员。”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特意来找你帮忙的，再说你不是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吗？”

申之森听罢缄口不语，只是习惯性地扶了扶镜框。

“好歹说句话嘛，不要辜负人家的……”

“阿政，你如果再用那种语气和我说话，我就杀了你。”申之森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

“遵命。”阿政吞了口吐沫。

“申老师……申老师？你没事吧？”

“呃，不好意思。”申之森被曹老师的声音唤醒一般说道。

阿政在一旁不停地做出千奇百怪的鬼脸，企图逗笑表情严肃的申之森，申之森则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似的完全不为所动。

放学以后，整个北京笼罩在一派黄昏时分的景象之中，第三中学附近的道路也开始变得拥堵起来。申之森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抓着吊环望向窗外缓缓后退的纷乱世界，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之间偶尔也

能冒出一些具有人文气息的古建筑。

下了车，申之森步行来到一条胡同里的一栋四合院门口，耳边传来远处车流涌动的声音，然而这里却静得仿佛另一个空间。申之森用食指托了托眼镜，抬腿迈过门槛走进院子。院子里栽着两棵梧桐树，左边还有一个清澈的小池塘。他径直来到一间房子前面，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看上去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没什么区别。

“有什么事？”她问。

“您有一个女儿叫张蔷，两年前因为压力过大割腕自杀。”他的语气不是询问，而是确认。

她没有说话，只是盯着这个陌生男子精雕细琢一般的俊美脸庞。

“据我的了解，她在学校常常遭到同学的排斥，成绩很差，自杀前几天班主任曾经在全班对她进行极其残忍的语言性侮辱。她死后这个班主任也受到警方的调查，并且低调转职到了第三中学，直到成为最近第三中学一连串案件里第一个被害的老师。”

“关于那个案件，警察已经来问过话了。”

“我想知道除了您以外，张蔷的亲戚朋友中有没有与她关系密切的人？”

“没有。”说完她“啪”地关上了门。

走出胡同，申之森掏出手机给阿政打了个电话。

“怎么样？有收获吗？”阿政大大咧咧地问。

“按照你给的情报调查下来一无所获，其实很简单，你在学校哪科成绩最好？”

“数学，你想干吗……”阿政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

才过了短短几天，阿政便按照计划夹着教材推开了第三中学初二（1）班的门。虽然已经在2205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他仍旧佩服这一秘密机构的办事效率以及权利范围之广泛。